

Paul A. Samuelson William D. Nordhaus

# ECO NOMICS



Nineteenth Edition

# 经济学

第19版

[美] • 保罗·萨缪尔森 • 著  
威廉·诺德豪斯

萧琛 主译

中文本  
典藏版

商務印書館

# 经 济 学

第19版

(中文本，典藏版)

[美]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著

萧琛 主译

商務印書館

2014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 : 第 19 版 : 双色精装典藏版 / (美) 萨缪尔森, (美) 诺德豪斯著 ; 萧琛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356-5

I . ①经 ... II . ①萨 ... ②诺 ... ③萧 ... III . ①经济学  
IV . ①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9743 号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 - 希尔 (亚洲) 教育出版公司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销售。

版权 ©2014 由麦格劳 - 希尔 (亚洲) 教育出版公司与商务印书馆所有。  
本书封底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 经济学 (第 19 版, 双色精装典藏版)

[美]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著  
萧琛 主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 S B N 9 78-7-100-1 0356-5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092 1/16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54.25

定 价 : 268.00 元

*Paul A. Samuelson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

ISBN: 0-07-351129-3

Copyright © 2010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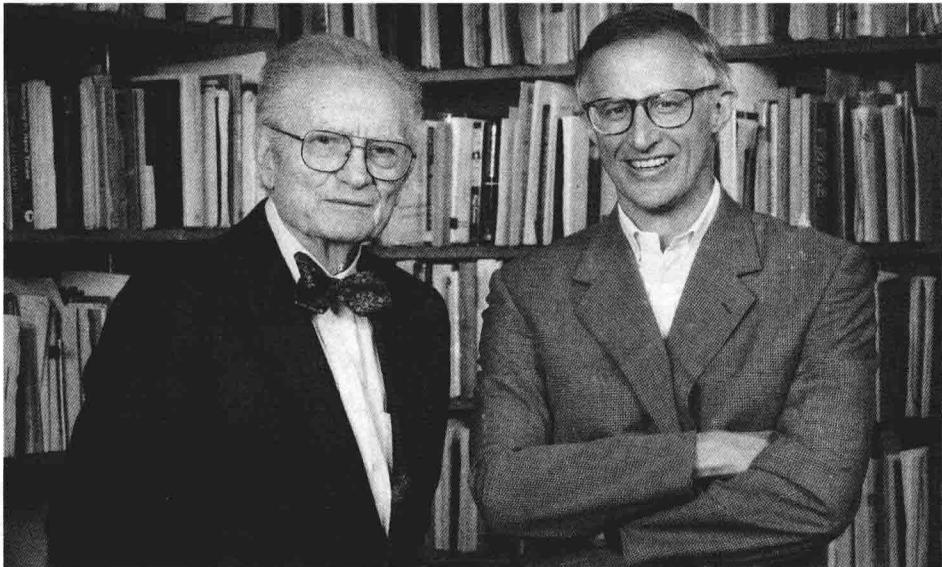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4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文简体字本由麦格劳—希尔公司授权出版

## 作者简介



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

保罗·萨缪尔森 ( Paul A. Samuelson )，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创始人。他的许多著作使他在年轻时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于 197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此项大奖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教授曾长期为美国《新闻周刊》的经济学栏目撰稿，曾担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属于那种能够同普通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为数极少的科学家之一。萨缪尔森常出席国会听证，并为联邦储备、财政部、许多私人机构和非营利机构担任咨询专家。除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工作和经常打网球之外，萨缪尔森教授还是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 6 个孩子（包括一次三胞胎）为萨缪尔森家族延续了 15 个子孙。

威廉·诺德豪斯 ( William D. Nordhaus )，美国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现任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教授，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国家经济研究局 ( NBER ) 研究员。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宽，包括环境、能源、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以及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此外，对经济政策研究非常感兴趣。1977~1979 年是卡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曾多次出席政府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不时为《纽约图书评论》和其他报刊撰文。在耶鲁大学他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诺德豪斯教授与妻子芭芭拉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教学写作之余，他喜欢音乐、旅游、滑雪，和家人在一起。

## 本书翻译团队与主译人简介



《经济学》第 16 版的主译人萧琛和其他译者在学术顾问胡代光教授家中庆贺先生的八十寿辰。从左到右，依次为曾刚、冯娟、蔚兴华、金曦、胡代光、萧琛、胡冰、卢莹。



《经济学》第 17 版的译者：前排从左到右：谢辉、孙嘉弥、萧琛、王琳、任小琛、杨丽花；后排从左到右：杜兵、蔡伟菁、多拉、钱艳琼、方晋。



《经济学》第 18 版译注者：从右到左(不分排)依次为张宁、乔乐、张娴、胡翠、黄丽真、张薇、萧琛、韩京艳、黄宏兴、崔婧、萧剑犁、潘醒东、李淑萍、陈志杰、杨丽花、陈敏杰、阿伯特、蒋景媛、朱至瑜和蒙得利。



第 19 版《经济学》译者团队：第一排从左到右依次为苏淑卿、黄雪贞、胡梦若、王睿、陈凤平、赵恩娇、倪耘；第二排从左到右依次为杨镇瑀、刘叶、萧琛、杜月、翟菲菲；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王德显、杜文凯、韩鹏飞、刘博、张宪尧、高明星、韩奕、姜昊求。

### 第 19 版主译人萧琛教授简介

萧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1985 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学士和硕士；1987~1989 年获世界银行奖学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课程，曾应聘任世界银行顾问；1991 年回母校任教，1992~2004 年担任国际经济系主任；现任北大社会科学学部学术秘书、《北京大学学报》编委会主任代理、北大经院 EDP/EMBA 中心主任、北京泛亚太经济中心主任、UNESCO 转轨经济教育顾问。著有《全球网络经济》《信息网络经济的管理与调控》《“新经济”求索与应对》《世界经济转型与中国》《论中国经济改革》《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和《财税政策模型与数据库》等；论文包括《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成熟扬弃与回归》《论美国全球负债增长模式的震荡、扩散与前景》《虚拟经济品的基本特征与市场影响》《智能虚拟资本品动态估值》《论中国经济转轨的逻辑程序》和《论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取向》。

# 译者序<sup>1</sup>

---

世上最难得的一位“经济学通才”，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于2009年12月13日与世长辞了，享年94岁。作为宗师《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6、17、18和本版的主译人，作为这位泰斗的最多受益者之一，我的手机在当天十多个小时内几乎被打爆。《东方早报》《华夏时报》《中国证券报》《21世纪经济报道》、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的稿约，一个比一个“更加十万火急”！以至于那天下午我在北大电教104阶梯教室授课告一段落时，一个欲起身提问的同学竟然无端地被其他几个同学“打住”：“……还是让老师去忙吧！”

随后一周，采访的倾盆大雨和追悼的文论鲜花一直在日夜兼程地洒遍神州各地。中国媒体记者的敏锐、才智、执著和高效，中国经济学人的诚挚、感慨、激情与追思，在一位远在万里的教授悄然离世的时候，竟然能够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而笔者本人也总算着实地体味了一把“怎样才叫真正的学者”：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全球每个角落的同行都会同时因你而拨冗奔忙！

## 一、萨缪尔森：人生曲折注定要成就这位天才教授

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Gary)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3年全家搬迁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居住。犹太血统往往是智者的象征，正如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等伟人，但也曾改变了这位天才的人生轨迹。

萨缪尔森自幼聪明好学才华过人。1931年他考入了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当时年仅16岁。1935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1936年获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1941年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那年他年仅26岁。在芝大他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则更是A<sup>+</sup>！

专注学问并勇于挑战的个性让萨缪尔森在校园里的传闻颇多。一次，同学

---

<sup>1</sup> 本序言修改加工自主译人萧琛纪念萨缪尔森先生的文稿：“经济学的阳光与希望的田野——分享一代宗师萨缪尔森的风范与睿智。”该文曾发表于2009年12月19日《华夏时报》第26整版。

们上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的研讨课，萨缪尔森也在场旁听。课上萨缪尔森盛气凌人、频频发问，竟然使奈特教授失去了控制并大发脾气：“萨缪尔森先生，还是让你来教吧。”然后拂袖而去……

哈佛大学当年的学术传统应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萨缪尔森的犹太血统（也许还有其他因素）最终还是不能为该校若干权威们所包容。1940年萨缪尔森博士毕业后不得不去一家与哈佛遥相呼应的学府——麻省理工学院（MIT）。在那里萨缪尔森更加才思敏捷和灵感喷涌，其论文叠出的速度，竟能让编辑们处理稿件时感到跟不上。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69个春秋，是他全部的教授生涯。

人生曲折往往注定要成就这样一个天才的经济学教授！哈佛没有挽留萨缪尔森，也许令他永远难以释怀。于是他更加踌躇满志、锐意进取并大动干戈，很快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搞得誉满全球，大有超越哈佛之势。萨缪尔森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在他所到之处，一定会让人看到面貌焕然一新，一定会出现新的定理或其他新的名堂。看上去可谓来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实际上他却真的是非常的大度！

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有个重要的要素价格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它先由萨缪尔森发现并发表。然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Lionel Robbins），在见到萨缪尔森的成果后，曾告诉他说，自己有位学生（Abba Lerner）在一篇习作中也曾得到过同样的结果，并将该习作寄给了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认定结果无异之后，立即承认并赞赏了该学生：的确要比他自己的更早！锐意学术创新的人都知道，这么说可是非同小可！

萨缪尔森终身影响最大的成就也许还是他的《经济学》教科书，60多年来该书一直长盛不衰。而在这本领潮流的畅销书的背后，究竟又发生过什么呢？

不妨追溯到1945年。当时德国和日本都战败了，美国的大学里挤满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归来的人。同期，经济学也开始进入一个黄金时代。美国的大学生当然应该了解这些情况。然而，作为那一代人中的教师，萨缪尔森“非常遗憾地发现：即使是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也都已严重过时，难怪初学者总是感到乏味。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茫然的眼神。”<sup>2</sup>

当时，萨缪尔森已经走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放射实验室。在那里，他的工作是搞数学计算，设计用以避开敌机轰炸的自动化装置，极度渴望回到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岗位上。那年他30岁，是编写教科书或撰写新论文的黄金年龄。

---

<sup>2</sup> 萨缪尔森：“金色的诞辰”，萧琛译，第16版《经济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页。

尽管如此，在当时，一个有前途的学者是不应该去编教科书的，特别是编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教科书。通常，只有受雇用的文人才会那样去做。然而，由于萨缪尔森当时已经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名誉和终身教授的前程等，都允许他有比较大的选择空间。50年后萨缪尔森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曾说，他最初就知道自己写的肯定是一本好书，但确实没想到它能拥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

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样的幸运和愉快。在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朝弄权的年代，教室和教堂里谴责激进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在非难之列。麻省理工学院一名保守派校友警告校长康普顿说，如果还允许萨缪尔森出书为“混合经济”辩护，那么他作为校长的荣誉将会受到玷污。康普顿博士回答那位校友说，他的教员接受审查之日，就是他辞职之时！

这一切，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起来多少有些滑稽。但作为一个公立大学的教师，在许多流行的教科书都被扣上了“颠覆势力”的帽子的岁月里，上述这些可绝对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一本比萨缪尔森早一年出版的很出色的教科书，影响还未传开，就被指控为马克思主义并遭到封杀。60年代美国校园中“行动主义”(activism)沸沸扬扬，萨缪尔森也曾被勾画成一个自由放任的大鱼吃小鱼的市场制度的卫道士、十足的资本主义走狗。

每一阵冷风似乎都能吹来一个有益的教训。萨缪尔森也因此学会了如何在敏感的争论中如履薄冰。当然，他并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十全十美。相反，他本可以也应当更全面地回顾和更公平地陈述那些非主流学派的观点，而那样做也未必就会影响全书，但事实上在这方面他也许还存有若干欠缺。尽管如此，由于一直能全面而精心地处理主流经济学的不同派别，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得以保持了它在大学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目中的代表作位置。

萨缪尔森有很多成就，但最伟大的恐怕还是作为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教室里，他谈笑风生、机智幽默；在执教中，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最有影响力的学生恐怕应该数“美国梦”的实践人、美国历史上最受人们怀念的总统之一——肯尼迪。总统在推行著名的“肯尼迪减税”之前，曾专门单独聆听过老师的一番教诲！他还有一位好学生是伯南克，后来成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伯南克对于老师的辞世曾这样评价：萨缪尔森是“一位道路开拓者、多产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萨缪尔森晚年，除了主持修订三年一版的教科书，还一直坚持为报刊媒体撰写文论。2009年10月12日，也即在他仙逝前的两个月，萨缪尔森还曾谈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认为“中国将是扭转世界经济失衡的一大关键，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取代美国的消费地位，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老人甚至

还担心，美国新一届没有亲历过“30年代大萧条”苦难的总统，很容易缺少更多的人文关怀！

老人的担心是何等的中肯与及时：不出两年，到2011年9月，美国的民生运动“占领华尔街”就已在60多个城市中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而欧债危机也星火燎原、愈演愈烈；更有甚者，“让中国拯救欧洲”的呼声竟然也起于青萍、不绝于耳……这些，能否体现这位天才教授的真知灼见和先见之明？而值得我们后来人深思的原因又在哪里？

## 二、萨缪尔森：“让‘沉闷的科学’变成诱人的富于激情的学科！”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首版发行是在1948年，之后大约每三年更新一次，迄今已经有了19个版本。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圣经”，早已被译成了40余种文字，销售总量已超过一千万册。<sup>3</sup>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长期广泛流行，是一件值得思索和回味的事情。萨缪尔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了盛誉。他在30岁时出版的一项高级研究成果《经济分析基础》，在25年后为他带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使他成了美国经济学家中第一个享此殊荣的人。

一个顶尖的学者为什么会很早就投身于普及性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成就？

首先，萨缪尔森有经世济民的心胸和博学睿智的头脑。在二战后百废待兴、憧憬无限的氛围中，作为一名教师，他所看到的是年轻学生们对传统教科书的失望，他感到的是“探讨普及经济学的革命性方法的时机业已成熟。”<sup>4</sup>“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sup>5</sup>萨缪尔森长期竭尽心血甘之如饴。在诺贝尔颁奖致辞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阿沙·林贝克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已超过当代任何一位其他的经济学家。他事实上是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sup>6</sup>

其次，萨缪尔森博采众长、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纳百川的高手。在第19版，

<sup>3</sup> “胡代光序”第1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sup>4</sup> “金色的诞辰”，第2页，萧琛译，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sup>5</sup> 萨缪尔森：《保罗A.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第4卷，MIT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870页。

<sup>6</sup> “胡代光序”第2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也即本版教科书中，萨缪尔森还发表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声明，精心地选用了“折衷”二字，来概括自己的经济哲学和平生治学。萨缪尔森一直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论证，后者则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分析。“萨缪尔森的开拓性功绩在于：他第一次成功地将（当时）新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的是‘新古典综合派’这个称谓，意为一旦经济被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则原有的古典学派的原理便能够适用。”萨缪尔森意欲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同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分析框架。<sup>7</sup>一个基本事实是：“宏观经济学”一词，在萨缪尔森教科书问世之前，并不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辞典之中。<sup>8</sup>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场分析方法，如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等，迄今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典范。<sup>9</sup>

再次，萨缪尔森具有博爱的师长情怀和非凡的沟通才能。萨缪尔森的第16版和第17版的书前都有一句看似平常却意境迥远的题辞：“献给我们的孩子和学生。”萨缪尔森不仅桃李满天下、读者千百万，而且还是6个孩子（含1“三胞胎”）的慈父和15个子孙的家长。萨缪尔森深感：“若要让‘沉闷的经济学’变成激动人心的学科，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那么，即使是很一般的经济学图表，也都需要重新加以设计。”萨缪尔森还专门附加了一章“如何读图”。为了更恰到好处，他甚至“踏破铁鞋”地采撷了一句很有点鲜见的“中国谚语”，来作为该章的题头格言。在讨论国际贸易的时候，他曾独具匠心地绘制了一幅特别的“世界地图”。在该图中，各国的位置性状仍赫然可辨，但版图大小却不再取决于疆土面积，而是取决于国际贸易的份额！这样的图读起来，怎能不让年轻的学生为之心动、难以按奈与奋起而为？

最后，萨缪尔森既是语言巨匠，也是幽默大师。<sup>10</sup>在缜密漫长的理论思辩和沉闷枯燥的逻辑推理中，《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总是有幸能不时地为作者的语言艺术所感染，不时地为一种自然幽默的风格所触动。例如，在讨论“边际价值决定价格”的时候，萨缪尔森会提醒您应当切记，是“狗尾巴在摇动狗身子。”又如，在讲解国际贸易政策时，他将“关税”比作“撒在轮船发动机里的沙子”。而在讨论投资乘数效应的时候，他又用“拨动的小提琴弦”来加

7 “Play it again, Samuelson”, *The Economist*, August 23<sup>rd</sup>, 1997, p.58.

8 “金色的诞辰”，第2页，萧琛译，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9 “Play it again, Samuelson”, *The Economist*, August 23<sup>rd</sup>, 1997, p.58.

10 “Play it again, Samuelson”, *The Economist*, August 23<sup>rd</sup>, 1997, p.58.

以类比。此外，在介绍马克思的“专栏”中，他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让旧世界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而后又加以呼应：统治阶级确实在这位伟人的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

### 三、萨缪尔森：让经济学持久地“站在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sup>11</sup>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确开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典范”。<sup>12</sup>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与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通过考证《经济学》的第1版如何修订成第2版，并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的，以此来确定各种经济学观点的盛衰年代。

尽管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遭致了许多批评。在上世纪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sup>13</sup>，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其篇幅竟等同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而到1997年第16版推出之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其15个版本的教科书的基调所“体现的是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过度信赖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过度担忧。”该文还指出，“由于总是着眼于短期总需求，《经济学》低估了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重要性。此外，由于凯恩斯所担心的问题，即‘人们往往会储蓄过多，从而会导致经济紧缩’，《经济学》的许多版本都隐含着一种‘反储蓄’的基调。直到1989年发行的第13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才深感美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低，才开始提请人们关注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有密切的关联。”<sup>14</sup>

近年釜底抽薪式的挑战应该说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蒂格利茨。他写道：“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而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则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又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教学进程上都能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竟然都成了无所谓的

11 “萨缪尔森致中国读者” 第1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12 “金色的诞辰”，萧琛译，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7次印刷，第3页。

13 林特：《批萨缪尔森》，1974年德文版，1977年英文版。

14 “Play it again, Samuelson”，*The Economist*, August 23<sup>rd</sup>, 1997, p.58.

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家们早已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几乎都已经认为：宏观经济学分析必须基于微观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应该只有一套而并非两套。然而，这个原则却未能在现有的任何一本教科书中体现出来。”<sup>15</sup>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早在 70 年代，当“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之后，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并呼吁要“寻找一个新的凯恩斯，他的突如其来洞察力将会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sup>16</sup>到了 90 年代，当“不停滞又不膨胀”的“新经济”展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则更是大声疾呼：“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萨缪尔森第 15 版《经济学》发行之后，一些评论家已经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sup>17</sup>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的教科书的呼声也很高，截止到 1997 年已经出了 7 版，而更早的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G.Lipsey）的教科书，在 1981 年就出到了第 6 版。

令人困惑、感叹与折服的一点是，1998 年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第 16 版也即 50 周年金版诞生后，其人气指数又再度如日中天。加里·伯克（Gary Burk）曾评论道：“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过：‘长期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在经济学第 16 版问世的今天，我对此似乎不再敢苟同。看来，我们的脉搏还依然相当的强劲。”而萨缪尔森本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sup>18</sup>

#### 四、 萨缪尔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 50 周年“世纪金版”（也即第 16 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们曾播放过萨缪尔森为我们特别录制的《金版中译本发行贺辞》，并宣读过他的《致中国读者》的亲笔信函。萨缪尔森写道：“就政治经济而言，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党政领导和广大民众已经

<sup>15</sup>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译本上册，姚开建等译，高鸿业等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 页。

<sup>16</sup> 美《商业周刊》1974 年 6 月 29 日第 50 页。

<sup>17</sup> “Play it again, Samuelson”，*The Economist*, August 23<sup>rd</sup>, 1997, p.58.

<sup>18</sup> “萨缪尔森致中国读者” 第 1 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6 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 年。

选定了用市场竞争机制去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其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特别地需要我们这本教科书来为您服务。”

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异常严峻。例如，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步骤，新兴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接轨的合作模式，从“模拟市场”切换到“成熟市场”的临界条件、实现路径和成功标志，切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产业，有效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尽快挪除居民消费的“制度障碍”，逐步从强调“中间需求”走向强调“最终需求”等。此外，对于GDP、双顺差导向的成就和问题，也都需要经济学家进一步努力借鉴和锐意创新。美国在其“经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已经在很多领域有所创新，有时甚至是反过来运用其经典经济学，以确保其经营模式的稳定与安全。<sup>19</sup>

经济学是一门帮助人们增强洞察能力和保障选择效率的学问。经济学有许多定义，就当今中国读者而言，笔者感到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马歇尔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其二是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侧面，即目的和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科学。”<sup>20</sup>

坚持不懈地将“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假设”结合起来，<sup>21</sup>经济学提供了各种范示，可以帮助我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科学家应否长期担任行政领导？现阶段“就业机会”是否比“学历学位”更加“稀缺”？“金融海啸”之后应否多做些“时间密集型”的事情，如生孩子或读MBA？“经济适用房”的装修应否追求豪华？新《国五条》出台后某些家庭应否考虑“离婚避险”？“不动产登记”和“物业税”实质性开征之前，应否尽快抛出多余的房产？“城镇化”新浪潮涌动之后，京、上、广、深的“飘”们应否继续苦苦支撑？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寻找一种一般性的参照“解”。日常生活中，你看到的是情怀各异的芸芸众生，是特殊；而在经济学中，你遇到的将是具有“自利”目标和“理性”手段的“经济人”，是一般。找到了一般，显然有助于比照出特殊。认真系统地学习经济学之后，你将会用一种同以往迥异的目光去审视整个世界和关注中国经济改革。

你所关注的可能不再仅仅是价格如何上涨，而是会这样地问：价格上涨的

<sup>19</sup> 萧琛：“美国负债增长模式的运作、震荡与前景”，《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sup>20</sup> 杰克·赫什利弗：“经济学帝国的扩张”，萧琛译，朱天校，《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第179页。

<sup>21</sup>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方法》，1976年英文版，第4页。

主要原因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进”？你所看到的“房地产调控”，可能不再仅仅是呼吁“降价”和声讨“暴利”，而是能否“扩大供给”和“缩小需求”？你所困惑的“大牛市”，可能不再是机关单位如何三令五申“不准上班炒股”，而是会反思：中国股市现阶段的内在法则是“(资源)配置”还是“(财富)分配”？你所重视的“新农村”建设，可能不再仅仅是“剪刀差”“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而是“丰收悖论”、“蛛网理论”和“边际消费倾向”。而你所担忧的“民工荒”和“用工荒”，可能不再仅仅是农民工的处境如何尴尬，而是会想到“二元结构”如何变动和“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还有，你所关注的“中国经济升级”，也可能不再仅仅是发改委批出了多少项目，而是会问：“中间需求”(渔船鱼网)究竟有多少能够转换成“最终需求”(买鱼吃鱼)？总之，你会发现世界从来未曾变得如此生机勃勃和趣意盎然！

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说得好，“在我当学生的20年中，最令我兴奋的课程是我在上大学一年级时所选的连续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门课改变了我的一生。”<sup>22</sup> 无怪乎萨缪尔森敢有一句豪言：“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会在乎是谁在为它制定法律，又是谁在为他起草条约。”<sup>23</sup> 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不仅能够让初学者迅速地概览主流经济学的全貌，而且还能不断地刷新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在西方它堪称一部“流动的经济学百科全书”。

改革开放30年来，东西方经济学的交流和碰撞，对于中国新一代人力资源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显然已经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工具，如“需求管理”和“比较优势”等，都已为政策制定者所驾轻就熟。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量化宽松”的大风大浪中，在反思“过度储蓄”和谴责“过度消费”的国际争议中，在倡导“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改革大潮中，中国经济学人的沉着与坚实，中国党和政府的气魄和睿智，都已经让整个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专家学者甚至动议要着手“构建中国经济学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人已经努力有成并不无后来居上之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济学的阳光正在洒遍希望的田野，中国经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率先走出，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大幕已经从容拉开，

<sup>22</sup> 曼昆：《经济学原理》中译本，梁小民译，三联书店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sup>23</sup> 张维迎：致读者（代序），经济学英文版第16版影印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7月，第8页。

民间资本正进入传统的国企垄断行业，“GDP 导向”“卖地财政”和“经营城市”，已经为官方民间的有识之士所断然摒弃，“中国梦”的雄伟蓝图正在徐徐展开，“城镇化”“民营化”“低碳化”“智能化”的新浪潮正在华夏广袤的热土地上日夜兼程地涌动和激荡，甚至，新能源、“物联网”、ICE 产业等成型中的世界经济新增长点，也开始在中国被付诸实践……一代经济学宗师生前所愿的“重新崛起”，正在中国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萨缪尔森所愿的也许更多更多。他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去领悟“什么是学者”和“什么是教授”，不仅让我们更认真地思索“什么是大学”和“什么是大师”，而且让我们更热切地探讨“什么是科教兴国”和“什么是人才强国”！在伟人已经离去的今天，翻开他最后亲笔的这部教科书，难道我们不应该想得更多更多？难道我们不应该做得更多更多？斯人健在时，“不用扬鞭自奋蹄”“于细微处见精神”；斯人逝去后，“化作春泥更护花”，甚至，“于无声处听惊雷”！



2014 年 4 月 21 日于北京大学

# 一个折衷主义者的宣言

---

科学永远在进步，尽管有时也会出现倒退。对于经济学来说这当然也同样中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领军的经济学入门教材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学术活力和适用价值。经济学也在推陈出新，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因此奉天承运，1948年萨缪尔森的首版《经济学》问世。该书让宏观经济学跨进了各大学的殿堂，并很快成了经济学教材的黄金范本，直至全球化步伐日夜兼程的当今。

多年来无论是经济还是经济学本身无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版接一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包括诺德豪斯加盟后的多个版本，不仅如实笔录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变革，而且也及时提供着经济学前沿地带最缜密的学术思考。

令人惊讶的是，眼前的这本《经济学》也许是所有19个版本中最为出色的一版。我们称之为“不偏不倚版”或曰“精华版”。它仍在进一步倡扬现代混合经济的价值：能将严厉冷酷的市场运作规律与公正热心的政府监管机制巧妙地糅合成一体！

折衷主义在今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全球经济正面临一场可怕的雪崩，也许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周期性衰退。诸多现存教科书都曾推崇得意过早的自由主义，一直为自由市场的金融成就欢呼雀跃，不断为解除管制、取消监管等自由主义改革而推波助澜。然而，这场庆典的苦果，却只能是疯狂之极的楼市和股市轰然崩溃，而酿成目前这场金融危机。

我们所倡导的折衷主义，并不是一味旨在让读者背离个人信仰的方剂。我们只是分析家而绝非是邪教布道者。本书倡导的折衷主义并非是由意识形态所培育的。我们只根据现实和理论来推定自由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客观后果。所有读者都可据以自由地择定他们自己心中最好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

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经为经济史所证实。

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各种诟病一直在呼唤折衷主义者临危授命。严格管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在上世纪中间的几十年中曾经被广泛地鼓吹和采行，而在其酿成了经济停滞和消费者种种不幸后果之后，终于为历史所抛弃。